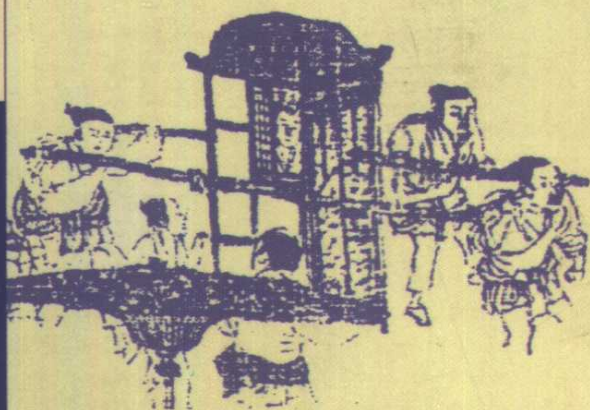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代社会生活丛书

伊永文 著

宋代市民生活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

古代中國札記

伊永文 著
古代中國札記

以豐贍精雅之圖文，再現古代多彩生活
宋代市民風情

伊永文 著

宋代市民生活

以豐贍精雅之圖文，再現古代多彩生活

馮爾康 著

清人生活漫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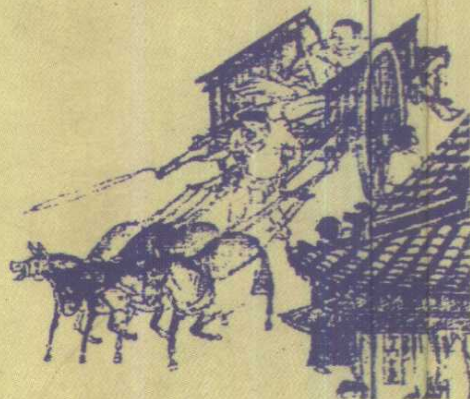
以豐贍精雅之圖文，再現古代多彩生活

清人生活漫步

馮爾康 著

古人生活剪影

古人生活剪影



伊藤文典

宋代市民生活

古代中国札记

宋代市民生活

清人生活漫步

古人的生活剪影

古代社会生活丛书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代市民生活/伊永文著. - 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
1999.1

(古代社会生活丛书)

ISBN 7-80146-151-7

I. 宋… II. 伊… III. 城市-社会生活-宋代 IV. K244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6838 号

古代社会生活丛书

宋代市民生活

伊永文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0.25 字数: 21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6001—9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ISBN 7-80146-151-7/C · 64

目录

女 伎.....	(1)
妓 女.....	(22)
争标弄潮	(41)
一点星飞.....	(57)
相 扑.....	(73)
火 灾.....	(87)
消防制度	(106)
调教虫蚁.....	(125)
奇术异能.....	(143)
酒楼茶肆.....	(163)
食 风.....	(185)
晨 景.....	(205)
夜 色.....	(219)
关 扑.....	(232)

赏心乐事.....	(246)
狂欢上元.....	(266)
生 育.....	(284)
婚 俗.....	(304)

女 伎

东京，金色的秋阳中，一层又一层的市民，密密排列在宽阔的御街上，引颈翘望。是欢迎远方佳宾？还是争看巡行贵人？都不是，市民是等待着一队队在皇宫为上寿活动而表演的女童出来，她们是 400 余个容艳超人的妙龄女童呵——

一个个，十七八，尖尖的脸，细细的眼，弯弯的眉，薄薄的唇。头戴花冠，或着红黄生色销金锦绣衣；或扎仙人髻，或卷曲花脚幞头。她们像穿行春风的杨柳，摇摆着纤柔的腰，移动着细碎的步，红黛相媚，顾盼生辉……

日常里，虽然东京庆典之时也有这样的妇女聚会，髻鬟峨峨，服装华焕……可多是诸王邸第、公侯戚里、中贵人家的妇女，即使有歌姝舞姬，也都是饰珠翠，佩珠犀，以美贵绝伦而闻名的狄氏，靓妆却扇，亭亭独出而名动一时，颇有些今日时装模特儿展览之风味。

这些豪门佳丽与大量的扮色俱佳的伎艺女童不可同日而语，市民当然不愿放过这亲睹伎艺女童鸾集凤翔的良辰，看一看她们的仪容，以分享到一点情意的愉悦，或能

从她们的发髻、服饰上得到一点借鉴，以使自家的女儿日后也能长成像她们那样……

这些伎艺女童走到市民眼前来了，她们还跃上高头大马，策骑驰骤。许多青春少年，豪俊小子，从以睹女童风采为快的市民行列里跃出，如追逐花蜜的蜂儿，紧随其后。这些平日桀傲不驯的后生，抢着向女童们送宝具，献果酒……

这种狂热场面，可谓之现代城市“追星族”之滥觞。目击这一情景的孟元老，是生活在东京最奢侈时期的贵族，他着力描述市民在大街上对女伎的追逐，意在以一滴水见太阳，以透露出即使一般的市民，也开启了对女伎欣喜若狂的心潮。

在市民的心目中，成为一名女伎艺人是很不简单的事情。且不说称得上女伎的，几乎都要仪形秀美，光彩溢目，更难得的是女伎要具备多方面的伎艺才能——她要会插科打诨，她可以和雅弦声；她要会翩翩飞剑，她可以填词作赋……

正像向子諲吟咏能著棋、写字、分茶、弹琴的女伎赵总怜那样：“风流模样总堪怜。”在市民看来，多才多艺的女伎，是城市中最耐品尝的鲜花，野芳幽香，一朵比一朵美艳，是一道穷妙极妍的风景。

出自宋、金之间文人之手的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，就刻划了一位对女伎十分痴迷的贵族子弟延寿马的形象。他倾羨散乐女伎王金榜，只见她：“有如三十三天上女，七十二洞洞神仙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鹄飞顶上，尤如仙子下瑶池；兔走身边，不若姮娥离月殿。”

延寿马要抛家别业，与王金榜一块去“冲州撞府，求

衣觅食”，这不禁使人想起有人在墓葬的雕砖上都要刻上自己喜欢的女伎形象。那是河南偃师宋墓出土的有楷书“丁都赛”三字的雕砖像——

在这块长 28 厘米，宽 8 厘米，厚 3 厘米的砖面上，只见她，体态清盈，星眸滢滢；幞头浑裹，高簇花枝。上身内着抹领，外罩紧袖窄衫，下身紧裤及袜，足蹬筒靴，



丁都赛图

腰系巾帕，此为最流行的妇女时装“钩整服”。她还背插团扇，双手合抱胸前拱揖，好一副表演的风流模样。

孟元老记述，丁都赛是作为杂剧艺人出演的，宋杂剧

不同于元杂剧分类之细，而是综合歌唱、说白、舞蹈、武技等艺术为一体，仅看一看周密所录《官本杂剧段数》，便可知道宋杂剧所含之广了。想来丁都赛各类艺术必然娴熟出众。

孟元老说丁都赛等六人之“后来者不足数”，又证丁都赛为东京杂剧女伎中之佼佼者。丁都赛形象被模勒造型烧制成砖，这无疑是那些生前崇拜这位著名女伎，身后又怕寂寞的喜好女伎者费心竭力所为。市民将雕刻砌入墓室之际，正是丁都赛活跃舞台之时，可见丁都赛在市民中间声誉已不是一般女伎所能比拟。

于此联系许许多多市民，之所以从清早就泡在勾栏瓦舍里，逍遥俯仰，不觉抵暮，欣赏踊跃旋舞、乖觉洒脱的女伎，如丁都赛之流的表演，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这就如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中的延寿马痴情于女伎王金榜的原因一样。书中列举了王金榜可以表演——

负心的王魁，千里送寒衣的孟姜女；脱像云卿鬼做媒；鸳鸯会，卓氏女；郭华因为买胭脂，琼莲女，船浪举，临江驿内再相会等等节目，以至延寿马为此发誓要“不图身富贵，不去苦攻书，但只教两眉舒”。女伎可以说已经成为广大市民心灵上的一剂舒心药了。

这种以伎艺诱招顾客的女伎，和以调笑卖淫为主的妓女是有区别的。不错，在宋代典籍中，“伎”和“妓”是通用的，但在宋代城市中并不等于有伎艺的女子就是妓女。且不说那些专在瓦子里、露台上献艺的女伎，只说说在宫廷服务的女伎就不同一般——

在一次真宗和近臣的宴会上，席间言谈涉及庄子，真宗忽命呈诵《秋水》，马上就来了一位翠环绿衣妆扮的小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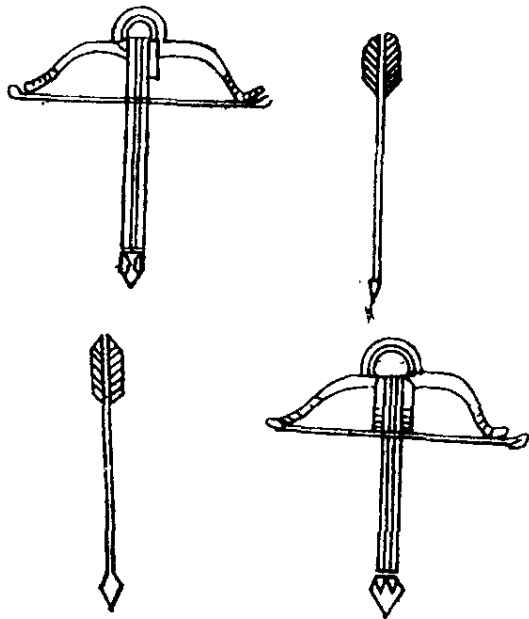
童。她神色自若，当众朗朗背诵《秋水》，闻者竦立恭听。这位小女童，可称是对《庄子》下过一番功夫的。这只是宫中专门供职的女伎偶然的一次表演。

在武技方面，宫中女伎也是被培养得出类拔萃的。政

圖 箭 馬



马箭图



神臂弓

和五年四月，徽宗在崇政殿，就曾展开一次别开生面的检阅，先是让 500 余名男子，表演操练、骑马射箭、拉硬弓等，然后，徽宗又让一队女伎表演类似的节目——

她们也跃马飞射，用阔于常镞的矢镞射断那随风飘摆的细柳枝，又射那疾奔的马拖曳着满地滚动的绣球。此两项是骑射中难度最大的，最难驾驭的。楼钥曾专写《骑射抱球戏》诗歌咏这种情景：

前骑长缨抱绣球，后骑射中如星流。

绣球飞毬最难射，十中三四称为优。

透过诗句，不难想见此类骑射的艰难程度，可就在此类青年男子专擅的天地里，却涌来一群伎艺女童，她们像男子一样纵马，却比男子驰骋得更加飘逸；她们像男子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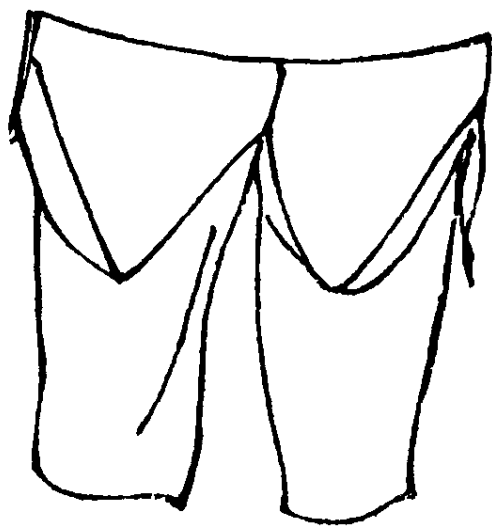
宋杂剧绢画中的女子形象

样射弓，一下便可将长三尺二寸，弦长二尺五寸，能破坚于 300 步外的神臂弓如满月拉开……

女童弯弓盘马的表演，使一旁观看的 500 多个专以此类伎艺为职的班直子弟大感羞愧，自叹弗如，更不要说这群女童还别张一军，踞鞍击丸，一时间，出现“凤尾杖交团月合，龙门球过一星飞”的动人景象……

女童所表演的这种“击球”运动，和传统的马球有所区别，是一种“驴球”。驴球之所以在宋代城市有长足发展，这是和东京的妇女的穿着密切相关。东京的妇女不穿宽裤与襜制旋裙，“必前后开胜”，才便乘骑。这种运动的始作俑者也是东京的女伎。

此风气也传于男士。有人登第后，发放到州县做主



宋代妇女开裆夹裤

簿，竟也是骑着妻子的驴去赴任。而且在北宋初年，就有郭从义以善击驴球而扬名。赵匡胤命他表演，只见郭跨驴殿庭，周旋击拂，曲尽其妙。赵匡胤大喜，特在身旁赐给郭一个座位。慰奖之余，赵匡胤向他指出这种驴球不是他这样的人所应该打的，这使郭大惭……

看来乘驴击球，应以女伎为宜，这固然有妇女服装方面的原因，但也和驴的小巧、耐力不无关系。因此由女伎表演的驴球又称为“小打”——

100多个女伎，穿棉袄，着丝鞋，各跨雕鞍花鞢驴子，“花装”成男子模样，分为两队，手拿涂金银围的彩画球杖，直奔场地上立着的一个彩结小球门。一队的“朋头”即射手，要将队员传给她的球带射进球门，唤作“入孟”，才算胜利。另一队女伎，则向前争占，不让“入孟”，可抢球供本队“朋头”射门。两队为此互相追逐，展开抢夺。两队女伎无不拼命向前，一直到皇帝赐下优厚赏物，才停止这场比赛。

从语言角度追溯，“孟入”的来源乃是“蜀人打球一棒入湖者谓之猛入，音讹为孟入”。由此可知“入孟”场面一定十分激烈。因为“入孟为胜”，所以有文士在应举时，就梦见打球一棒“孟入”，一朝他登科，“则一棒孟入之应也”。“入孟”简直成了成功的别名了。

一场女子驴球比赛，多达百余人，必然有正式、替补队员之分。驴躯体小，骑在上面，周转虽灵活，但重心低，长时间打球很累，必须频繁换人。其它诸如球场、球门、旗帜、球杖、球质大小、乘骑、服饰、装具、乐队、唱筹的裁判、比赛的章程和“大打”的男子马球相差大致不远。

这种驴球，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，都是空前绝后的。在宋代以前，《旧唐书》曾记剑南节度使设置了女子驴球队，但因制钿驴鞍，及诸服用，皆装饰侈靡，日费数万，其表演不如马球多。至宋代，李攸《宋朝事实》有了明确记载：跨驴击球，供奉分朋戏，在御前以为乐。后因打球名不雅，改为“击鞠院”，列为军中之戏。在城市中打驴球已是经常的了，宋代以后，则无从找见女子打驴球的踪影。

宋代驴球得到长足发展，其中主要原因是宋代较之其它时代，都非常重视女伎的多方面技能的培养，练习打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。宋白曾写过这样的诗句：

昨日传宣唤打球，星丸月杖奉宸游。
上阳宫女偏蹻捷，争得楼前第一筹。

女童还要学习其它方面的伎艺，并且经常演练。也是



宋代宫女彩塑像

这位宋白的宫词诗,对此展开了生动的描画:

帝诰皇坟味有余,万几无暇旋生疏。
终须别置三千女,分记金华殿里书。

后苑秋晴校猎归,淡妆宫女尽戎衣。
数中供奉谁精熟,斜勒骄骢掠草飞。

御府书踪字字奇,散教宫女仿来时。

研精笔法难停稳，并恨羲之与献之。

如此等等，俯拾皆是。皇家对女伎可谓情有独钟，以至爱屋及乌，还将伎艺作为贵妃入选宫中标准之一。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给人们讲叙：慈圣太后在娘家时，经常在寒食节间玩掷钱游戏，她掷出的铜钱可盘旋好久，侧立不倒，可为一绝。大约此事传进宫中，未过多长时间，她便被招聘入宫。

慈圣太后的入选，原因当然不止于此，但伎艺是她入选的一个重要因素，这却是不应忽略的。从东京、临安两大城市的“御前应制”活动来看，皇家所宠爱召集最多的主要是女伎。如小唱，有李师师、徐婆惜；嘌唱，有安娘；叫果子，有文八娘；杂剧，有杨总惜，等等。甚至临安元宵之夜所进行的傀儡表演，也都装扮成衣装鲜丽、腰肢纤袅的女伎……

究其根源，这是因为女伎用实力和风采，在众多的伎艺中奠定了自己颇具竞争力的独特位置。举例而言，有的女伎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东京有名的伎艺人，便自幼加以调教。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儿，可没有他不会唱的乐曲，而且唱起来按皆中节，围观者里三层，外三层，连专职的教坊伶人，也都称赞这是奇迹。

说穿了，这是由于幼儿有一位精通乐曲伎艺的母亲，使他在娘怀里食乳时，就捻手指应节，由习惯而养成唱曲的特殊才能。不独如此，在所有的伎艺门类中，都可以找见这类具有高超伎艺本领的女伎。试以临安上千名的著名伎艺人所从事的行当来看——

散乐：张真奴
踢弄人：小娘儿
掉刀蛮牌：朱婆儿、俎六姐
讲史书：张小娘子
棋待诏：沈姑姑
演史：宋小娘子
说经诨经：陆妙静
小说：史慧英
影戏：黑妈妈
队戏：李二娘
唱赚：媳妇徐
鼓板：陈宜娘
杂剧：肖金莲
唱京词：蒋郎妇
诸宫调：王双莲
唱耍令：郭双莲
覆射：女郎中
撮弄杂艺：女姑姑
射弩儿、打诨：林四九娘

这一名目的列出，是临安市民对杰出女伎的杰出本领的认可和推崇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宋代城市女伎主要是在歌舞乐曲方面成就突出。目前出土的宋代文物，以讲唱歌舞的女伎为多数可以作证。这从河南禹县白沙镇北宋墓壁画上可见其端详——

图中共绘 11 位女伎，她们或高髻，戴团冠、花冠，或男子装束，戴翘脚花额幞头。她们持乐器作演奏状，有

大鼓、杖鼓、拍板、鼙、篪、笛、笙、排箫、琵琶，纷作乐声，给一作曲膝扬袖之舞的女伎伴奏。

观看这“大曲舞蹈”的是一对夫妇，从其坐椅下和垫子前绘有金银铤与饼等物，及钱贯、贡纳货币场面观察，他们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者。他们在其墓地还将女伎表演置于面前，可以想见生前必定眷恋女伎不能自拔，从而揭示了喜好女伎的风气，已从东京、临安那样的大城市蔓延到小城镇里。

以南宋隆兴府樵舍镇上的富豪周生为例。一天，一经过此地的卖艺人王七公，引领着一位名唤千一姐的女伎来为他表演。这女伎不仅容色美丽，鼓琴佳，长奕棋，书写大字，还善梅竹。周生命她唱词，千一姐所唱皆妙合音律。周生大喜，立即召来牙侩，与王七公立下契约，给予官券千缗，买下了千一姐。

一个小镇上的富人就如此热衷于有伎艺的女子，而且有多种伎艺的女子也满足于在小镇上落脚，显示出了女伎的供求双方是相当活跃的。一方面是喜好女伎者，一方面是拥有伎艺的女子，构成了一种也可以称得上是兴隆的“买卖”了。于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——

四川兴元一家市民，在路上捡到一个小男孩，带回家养育。这个小男孩越长越漂亮，夫妻俩便商议，教他歌舞，把他装扮成为女伎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售数十万钱。此后，这男孩便被关闭在深屋中，节制饮食，他的肤发腰步，都被加以严格的调治和修饰。待他长到十二三岁，俨然是一美女形象了。这对夫妇便将他带到成都，教给他新的乐声，加之他非常警慧，这对夫妇不让人见着他。

这样一来，人们更以为他是奇货，许多市民来求他为